

美文·悦读

世相 | 杂侃 | 思辨



美文·悦读

(第三辑)

世相 杂侃 思辨

顾问
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
主编
武雅丽
编写
《满分阅读》编写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文·悦读(第三辑)/《满分阅读》编写组编写.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1.3

(满分阅读)
ISBN 978-7-229-03875-5

I. 美… II. 满… III. ①中学语文课-阅读教学
-课外读物 IV. ①G634.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0048 号

美文·悦读(第三辑)
MEIWEN·YUEDU(DISANJI)
武雅丽 主编
《满分阅读》编写组 编写

出版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娄云英
装帧设计：瀚语图传媒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市天下图书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http://www.21txbook.com>
重庆市渝北区财富大道 19 号财富中心财富三号 B 栋 8 楼 邮政编码：40112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2.75 字数：280 千
版次：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 000 册
书号：ISBN 978-7-229-03875-5
定价：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重庆市天下图书有限责任公司调换; 023-6365895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第一篇 | 静水流深

- 002 在世界身后向前走
- 003 将梦想种进现实
- 004 我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 005 游戏
- 006 童年
- 007 莫奈的调色盘
- 008 小半生
- 009 最慢是离别
- 010 另一种珍爱
- 011 冒险
- 012 画出那条长线
- 013 求求你别为我牺牲
- 014 假如没有读书
- 015 幸福的N种定义
- 016 放下身段真英雄
- 017 唐朝的牛与诗相遇
- 018 荒漠中的苇
- 019 鹦鹉流浪汉
- 032 哭泣的圆明园
- 033 你被谁批量忽略了?
- 034 从“奥数”看“敲门砖”现象的泛滥
- 035 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 036 有几个人你不能学
- 037 是谁在纵容“霸王条款”
- 038 可悲的“完美”
- 039 台湾大学的创意课
- 040 他在淘宝上卖的是“幽默”
- 041 以杀猪的方式活出幸福感
- 042 年轻时去远方漂泊
- 044 仇恨让我们忽略了日本的可怕
- 045 美国人讲《灰姑娘》

第二篇 | 世相观察

- 022 富翁的鞋子
- 023 被嘲笑了35年的珍品
- 024 配角的精彩
- 025 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
- 026 不能还原历史真相是文明之耻
- 027 当整个社会“智障”的时候
- 028 想象力是怎样失去的
- 029 彩排是最重要的演出
- 030 好运如果过了头
- 031 被颠覆了的教养
- 048 活学活用“孔融让梨”
- 050 民国语文课本热的N种理由
- 051 让人争议的“二等功”
- 052 从“犀利哥”走红解读网络娱乐化
- 053 刘翔能否跨过好几亿个栏?
- 055 别让辍学的比尔·盖茨误你一生
- 056 限制异性交往靠尺子丈量?
- 057 走出“竟”时代
- 058 没想过退学的学生不是好学生
- 059 选秀少女,你中了谁的毒?
- 060 中国孩子为何要撒谎
- 061 “买书送黄金”也就是个商业噱头
- 062 从“我姥爷也姓毕”到“我爸是李刚”
- 063 为何不愿给老人让座?
- 064 一篇作文与一个人的前途
- 066 小人物与大人物相差的唯一一步

第三篇 | 时话拾说

第四篇 | 南腔北调

- | | |
|---------------------|--------------------|
| 068 我为什么不敢“留点余地” | 111 用“荒诞”缔造传奇 |
| 070 我的家胜乱差 | 112 袁隆平:一粒种子改变整个世界 |
| 072 私奔 | 113 他让全世界做了一场梦 |
| 073 李敖从来就是一个恶棍 | 115 随子弹一起飞 |
| 074 名流与名士 | 117 全世界最穷的女王 |
| 075 天下没有怀才不遇这回事 | 118 戏耍纳粹的战争魔术师 |
| 076 早恋典范 | 120 读张爱玲 |
| 077 书生与江湖 | 121 俞敏洪:演绎新东方的传奇 |
| 078 众口馈金 | 122 凡·高与青藤 |
| 080 想当别人 | 124 沈从文先生 |
| 081 “解读”孔子 | 126 地坛里玩耍的孩子 |
| 082 我是一头驴 | 127 奇人辜鸿铭 |
| 083 关于“媚雅” | 128 一位台湾女记者的选择 |
| 085 上海人应有更大气魄 | |
| 086 我不在烂菜地就在去烂菜地的路上 | |
| 087 不变 | 132 不完满才是人生 |
| 088 你寂寞吗 | 133 人格尊严 |
| 089 当晒客遇上看客 | 134 一只胜利大逃亡的鸡 |
| 090 苦难不是坚强的催化剂 | 135 万事万物都是神奇的入口 |
| 091 一个书生 | 136 移山的智慧 |
| 092 亲疏随缘 | 137 给别人看的简历 |
| 093 自由的滋味 | 138 你得先入格,然后再出格 |

第五篇 | 风流人物

- | |
|---------------------|
| 096 明星科学家是怎样炼成的 |
| 098 40年等待一道闪电 |
| 099 不屑当“盖茨第二”的80后 |
| 100 美国商界的“黑手党老大” |
| 101 名嘴拉里·金创造的奇迹 |
| 102 “与狼共舞”的女钢琴师 |
| 103 施瓦辛格:艰难而争议的州长之路 |
| 104 人不会一辈子倒霉 |
| 106 一切都理所应当 |
| 108 美国国会第一位“80后” |
| 109 钱学森的“争”与“让” |
| 110 再见,马拉多纳 |

第六篇 | 智慧小品

- | |
|-----------------|
| 132 不完满才是人生 |
| 133 人格尊严 |
| 134 一只胜利大逃亡的鸡 |
| 135 万事万物都是神奇的入口 |
| 136 移山的智慧 |
| 137 给别人看的简历 |
| 138 你得先入格,然后再出格 |
| 139 做个眼神犀利的人 |
| 140 赢在露怯上 |
| 141 慢行 |
| 142 历史也可能变成毒药 |
| 143 错觉人生 |
| 144 开卷何必有益 |
| 145 人往低处走 |
| 146 留意美好 |
| 147 水月镜花 |
| 148 致命习惯 |
| 149 黑天鹅三十二转 |
| 150 登山,给自己留几条退路 |
| 150 人生如鞋 |
| 151 旷野与城市 |

Contents

目录

第七篇 | 旧时月色

- 154 爱到爱人相信
- 155 弘一法师
- 156 阿房宫,一大烂尾楼也
- 157 乱世奇人章士钊
- 158 不该有的“自信”
- 159 大隐隐于市
- 160 坐“冷板凳”的黑匣子之父
- 161 马识途:子弹飞了四十年
- 162 被打假的爱情
- 163 不谙世故的于谦
- 164 宋之问的悲剧
- 165 别扣错第一颗纽扣
- 166 交友当交洪亮吉
- 167 菊花刀
- 168 一幅宝图,一段人性传奇
- 169 蔡元培:在北大的七进七退
- 170 哲学家是如何炼成的
- 171 铁血总统与弱智女儿的亲情
- 172 刘禅冤不冤
- 173 “倒霉皇帝”宋徽宗
- 174 高歌革命的反革命
- 175 “一事无成”的伟人
- 176 秀才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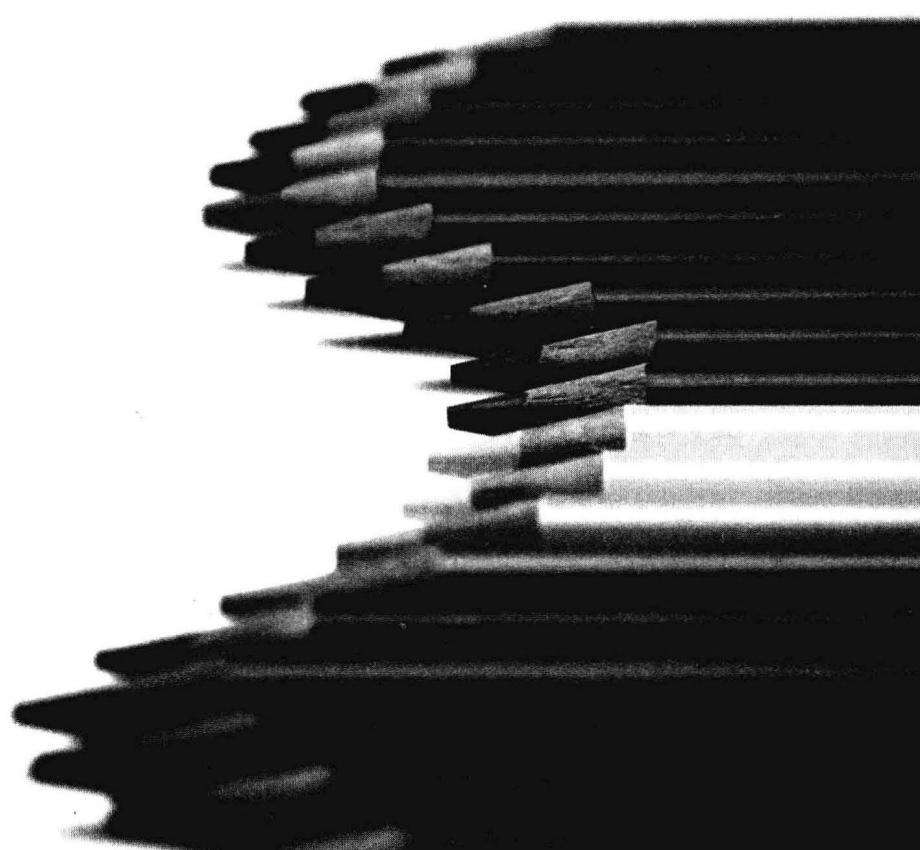
第八篇 | 古代名士

- 178 苏轼的人格魅力
- 179 真名士未必就风流
- 180 项羽:一个心理变态者
- 181 蒋琬的气度
- 182 米开朗琪罗:令人同情的“圣人”
- 183 永恒的莫扎特
- 184 李清照:南渡之愁重几许?
- 185 史上唯一的女状元
- 186 被慈禧杖毙的记者沈荩
- 187 告自己谋反的宰相
- 188 吕不韦的“炒作”
- 189 张飞其实是个文化人
- 190 庄子的坏笑
- 191 李白的理想
- 192 孔子在雨中歌唱
- 193 宰予的挑战
- 194 东方朔的求职书
- 195 一个人,在路上
- 196 柳永:粉丝最多的北宋诗人
- 197 真名士自风流

第一篇 静水流深

真知出于生活

传递对生命、自然，因某种心神交汇的机缘而生的感悟与思索。
其文笔含蓄隽永，其意蕴绵延不绝，让你在不觉间怦然心动……





徐则臣

在世界身后向前走

故乡终于有了变化,这多好。多少年了,我以为故乡被世界扔掉了。整个世界都在往前跑,我老家却停住了,安静地留在苏北的一块野地上,看不到它的眉毛在笑,只看见皱纹在一条条生长,一年多出一条。现在好了,正如父亲感慨的,它在变,变得人心都不安稳了。这不是坏事,人心不安稳恰恰表明它在变,一天比一天不安稳,就会一天一个样。

从乌龙河往家走,在后河的堤上我突然找不到家了。后河变了,堤被推平,泥土冲进了河里,小时候我洗澡摸鱼的地方水干了,原来的堤岸摊平了自己,覆盖了后河。工程还在进行,推土机喘着粗气在干活,一只大手把这个小世界抹平了。他们说,后河成了死水汪,平了也好,腾出几百亩地哪,干什么不好。春节的几天我抽空就去看推土,旁边总聚有很多人,袖着手臂也在看。父亲说,多少年没有这么大的动静了。还说,中心路也要修,筑成水泥的,宽宽的街道,路边是水泥水渠,雨天的水不会留在路面上。原来占据路边的小店铺都拆掉了,水渠也修了一半,看得出它们继续延伸的趋势。我从路这头走到那头,一阵阵的陌生让我喜悦,我的村庄就这么突然苏醒了。好像是一夜之间它就活了。

也许它一直在变,只是我没看见。不只是看得见的变才叫变。也许它多少年了都在努力去变,也一直在变。可是它的变是那么卑微,只有它自己知道;变是多么辛苦。而我没看见,我只是一个游子,一年回家两次,一次比一次时间短,加起来也不过半个月的时间。我能看见什么?那么小,在广大的野地和世界里,它的动作再大也不过是静止。它的缓慢让我以为它早已停滞了,僵死了。我不知道它的努力和辛苦,直到有一天我看不见它即将面目全非,找不到回家的路。我总是用外面放大过的眼光来打量自己的村庄,希望它跟上世界的奔跑速度,却恰恰忘了,它其实远离世界,是从一家人到两家人,到三家人,逐渐生长壮大在野地上的。它的速度不是整个世界的速度,而是一个人的速度,两个人的速度,一个村庄的人的速度。这个速度是慢的,要袖着手的寒冷中的人用脚步一步一步走出来。他们走在推土机之前,却不能不落在推土机之后,但是,我终于看到了他们在走。这多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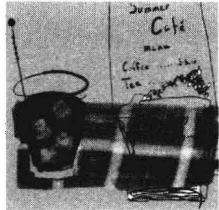


评点 ·

返乡的游子面对故乡的变化应该是无限欣喜地,但面对机声隆隆、人心浮躁、完全陌生的故乡,又无比疑惑。作为故乡的乡村怎么了?这世界到底怎么了?

一切问题的总症结在于,现代社会的速度空前加快。快到了一个人连生养自己的乡村都不了解的地步,快到了整个人类要以推土机的飞奔为参照从而质疑他们的祖先是不是走得太过悠闲的地步,快到了每个人都在这飞速奔驰的列车上既迷茫于将奔向何方又没来由地时时刻刻惴惴不安。这引起人们对整个人类的忧虑和关怀。

将梦想种进现实 | 艾米



在我们懵懂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干过许愿这档子事。生日蛋糕上插满的蜡烛，天边那颗一逝而过的流星，甚至是面颊上偶然掉落的一根睫毛，都成为不可以被放过的机会，被我们寄托了各式各样的愿望。点一个种子埋在那里，无论将来是否会生根发芽，都给生命的继续提供了某种快乐的理由。只是，当成长在你的身上贴满现实的标签，你还会记得当初那个虔诚的期许吗？你还会因为愿望迟迟没有实现而耿耿于怀吗？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再相信愿望，不再相信奇迹。

此种前提之下，哥儿几个的行为完全可以冠以“傻气”来定论。挑个难得的假期，起个大早，披风沐雨，一路泥泞地穿行，只求为梦想找寻一个安身立命的地境。诱人的美食没有牵绊住我们的脚步，充满怀旧风情的老街也被视而不见，那个时候，我们的脸上应该还有欲笑不能的理智吧，甚至有人当众自嘲：这简直是今年干的第一件傻事！可惜，极具煽动力量的梦想已经给每个人插上隐形的翅膀，带着我们一头栽进了那片细雨霏霏的郊野。

跋山，涉水。侦察地形，打探风声。可怜的椰子兴奋地为了梦想而抛弃自己心爱的指环；我和冰冰则分别牺牲了漂亮鞋子与包包的色相来成全此次义举；当然，最伟大还是谢小多同学，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尚不健全的五音吆喝山歌，为我们引路。作为此次活动中的唯一男性，谢小多同学不仅克服骄躁之气，还勇敢地放下男人理智持重的稟性，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这项极其感性化的活动中，深得众位女同志好评。山林深处的人家，崎岖小路边的菜地，成为最佳的参照物，我们很快以此为坐标确定了一个相当巴适的“踏踏”（注：成都话，地方的意思）。

铁钩、树枝、瓦片，但凡能找到的工具我们都用上了。清理杂草，挖掘泥土，每个人都做得那么仔细认真，搁在N多年前，这阵仗绝对不亚于山顶洞人的求神仪式。一边摆弄相机记录状况，一边暗暗自责：都怪我昨晚兴起的馊主意，害得大家伙集体偏离正常轨道，新年里就跑到这荒郊野外瞎倒腾。好在同志们兴致高涨，没有在乎我这罪魁祸首的面红心惊。坑挖好后，小心翼翼地放进瓶子，一杯杯黄土仔细掩埋。当然，少不了冰冰专业的提醒：每三公分一次夯实，以免水土流失！

搞定之后，合影留念，众人终于可以心满意足地离开。雨还在下，道路依然泥泞不堪，可我们的心灵在那一刻应该是很纯净的吧？远远的，我被撂在了队伍最后，站在浩渺的山野里，一扭头就几乎找不到刚刚埋种梦想的地方。于是有了一丝非现实的酸楚：我知道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不一定还能相约还愿，我知道有些梦想永远只能停留在我们美好的梦境里。可是，当那只承载了众人寄托的许愿瓶从眼前消失，我还是听到了心底的呜咽在山林里回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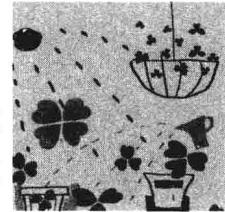
“你将在这里常驻，而我已经淡出镜头，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

评点 ·

梦想，就是这么具有魅惑力，所以让人痴痴以求，以各种方式期待梦想成真。虽不乏稚气甚至荒唐之举，那份纯真却在心中常驻。

我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赵赵



新家装好窗帘，我蹲在地上收拾一些散落的窗帘环，那一刻，发现自己在哼一首歌：我的家庭真快乐……

我很惊异，一直以来我以为自己是个不那么喜形于色的人，但是住进来以后，我发现了自己更多的奇怪的习惯。比如每次进厨房，不一定是做饭，可能只是沏杯茶，都爱哼“樱桃好吃树难栽”，比如洗洗涮涮的时候，唱“真是乐死人”——什么毛病？！

有了自己的窝，不愿意出去混了，更愿意把朋友招家里来。当然大多数时候还是一个人待着，我就躺着，看书，睡觉，听音乐，在白色的被子下面，知足着。

我从来没想到自己可以独立完成置业装修买家具到入住的全部程序，但没想到的却最终做到了，也没觉得特别难，从来不跟人说辛苦。我不喜欢与别人商量琐碎的事，浪费时间。男朋友早摸出规律，有时候我询问他意见，他知道我只是随口问问，并不是真的要参考他的意见，他就习惯了不吭声，我也觉得无所谓。

家里其实很简单。是因为小时候与父母同住太过拥挤，我喜欢大，喜欢宽阔，喜欢一目了然，喜欢素色。家里的主要颜色是蓝白，间中点缀着些红色。我对色彩搭配没有天分，只拣简单的来。因为预算紧张，只好腆着脸说要赶“简约”的时髦。其实，不简约也不行，有时候我看着贴面实在难看的写字台内心失望的时候，马上转念想到它是那样不可思议的便宜，顿生怜爱之心，觉得只要不塌，它就是最好。

父母是那种老派人，对所有旧物都有感情，不肯舍弃。时间一长，满屋废品。我形容那个我成长的家是个“有顶儿的垃圾场”。因为这样的前车之鉴，我很害怕自己家里有一丝一毫的凌乱感，所有不常用的东西，都被我藏起来，以至于朋友觉得我家没有人气，太像样板间，我不理会，继续乐此不疲地充当简约活样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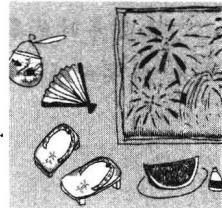
要想把东西都藏起来，就要有很多柜子，我有整整两面墙的柜子，灰的，白的，推拉门一关，现出冰冷干净的空间，连里面打的格子也都是白的。时常我会把两个柜子里装的东西互换，拎着抱着在两间屋里穿梭，我觉得自己闲到了极点。

基本上，我喜欢躲起来，尽量把与外界的接触减少到最低，躲人躲事也就躲开了不必要的麻烦。其实家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柜子，我愿意想象自己每天躲在一个大柜子里自得其乐，光是这种想象，就令我暗暗地感到很来劲了。

评点·

“躲起来”，是一种简约的生活方式，是避开不必要的麻烦，求得自得其乐的时光的生活策略。而在人心浮躁的现代社会，这是怎样的一种奢求啊。

游 戏



夏日午后，从二楼下楼梯，到对面的大厨房。大院子对面楼上的住户，因为距离不是很近，所以有些不是特别相熟。其中有个男孩，与我同岁，印象中记得他皮肤很黑，睫毛很长。母亲制止我与睫毛长的孩子玩耍，她觉得睫毛长的人脾气不好，十分娇气计较且容易动怒。

他在楼下见到我，说，去我家玩。我说，好。就跟着他穿越迷宫一样的走廊和楼梯，到走廊尽头的他的家。他与我熟悉的其他伙伴不同，他们有时会害怕把家里弄乱，受到大人责怪，所以缩头缩脑。这个新伙伴，很是大方，拿出所有玩具铺到床上，我们便玩得十分尽兴。玩着玩着，注意力由玩具转移到彼此的身体上。两个人像小兽一样彼此纠缠，厮打，用手抓着对方的手臂、头发、肩膀，要把对方扑倒。现在想起来，这个玩法很接近于两只小猫的互相打闹。我们也是如此，彼此闷声不响，一鼓作气，肆虐地使用行为暴力。最终他骑到了我的背上，把我的双手反扭起来，就此告终。

我回到家的时候，满头大汗，辫子都散了，脖子上还留有指甲划出的伤口。母亲询问，我说一直在跳橡皮筋。那时大概是五六岁。

隔一两天，我又独自去找他。每次穿越那个光线阴暗气味潮湿的大厨房，往高高的木楼梯上面爬的时候，心跳就格外剧烈。大概自己也知道这是一件被大人知道会责怪的事情。我们的游戏，彼此之间距离过于靠近。但我喜欢人与人之间这种完全撤销距离的接近。它带有危险和禁忌，支持明确的存在感，是一种暴力，一种制伏。

大概一两周之后，暴力游戏自动停止。很快开始上学。我们都是七岁上的小学，我几乎没有进过正式的幼儿园。搬迁之前，会偶然在院子里碰见他，他越长越高，皮肤依旧很黑，长睫毛阴晴不定。彼此见到面，始终一句话都不说。

外表热闹顽皮的孩子，他们的举动是频繁的，可预见的，因此力道不足，可以控制。但是外表沉闷的孩子，有时反而让父母措手不及。身边的人，不知道一言不发显得内向隐藏的儿童，背后到底有些什么。有时他自己也不确定，这火焰来自何处，只知道会突然爆发，或者蓄谋已久做出一件极其隐蔽的逾越常规的事情。那只需要内心的一个指令。

喜欢跟能够让自己有向往之心的人交往，愿意为自己的好奇和禁忌斗胆冒险。那种天生的冒险和激越之心，有时候，真是十分可怕。

二十七岁之前，我身上那种兽的成分占据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做到伤害，做到破坏，做到摧毁，就不够具备明确的自身存在感。如果试图分析自己的个性，追溯童年，性格里并列的切割面，也许是出生在高山围绕、与世隔绝的村庄里，不断在乡村和城市之间回转抚养，没有单一坚定的价值观，缺乏可遵循的行为准则。在不同的人身边生活，由他们抚养，也没有与人的稳定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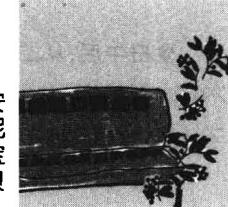
我给予身边人的负担，离奇乖僻都不是难题。叛逆时期，做过的那一切事情，辞职，离家出走，以及

与人之间来去迅疾的危险关系，这种与真实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行为，才是对生活本身做出的挑战，显得无知无畏。现在看来却又十分必须，因之后人才能对命运敬畏和顺服。

评点 ·

由童年时的暴力游戏，悟出人的成长，其实离不开无知无畏的真实生活。一路披荆斩棘地走来，那些经历过的挑战与风雨，真的都是成长的必须。

童 年



外祖父在地里种了很多番薯。收下来的番薯晒干切成白色丝状小条，上面有细碎粉末。收集起来，可以吃很长时间。番薯叶用来喂猪，外婆用番薯叶南瓜和米糠喂养那只大猪。干柴烧完之后的炉灰还有着热力，把装了番薯干和红小豆的陶罐深埋进炉灰堆里，焐一个晚上，早上把陶罐拿出来，里面的粥温热但烂熟。放一勺白糖进去，把粥捣乱，经过咽喉落入胃里，绵密妥帖。他们都爱吃甜的。

外祖母总是早起。大概五点多天未亮，她就起身在各个房间之间来回穿梭。她和那个年代的每一个农妇一样，勤劳周转，有做不完的家事。快过年的时候，尤其忙碌，把糯米磨成粉，做年糕，炒瓜子花生和米花糖。所有的点心都自己来做，一屉一屉蒸熟。在春节常做的两种点心，一种是豆沙馅的糯米团，豆沙加了白糖和桂花，很是甜腻，团子表面洒着红色米粒，中心处染了红色，叫它红团圆。还有一种是萝卜丝咸菜豆干馅，糯米层略有些硬，嚼起来更有清香。

临近春节的冬天早晨，外祖母早起格外忙碌。厨房里的火灶，干柴塞进去，火苗闪耀，松枝和灌木发出噼啪脆裂声音；由庭院里天井打水，倒进水缸的声音；鸡鸭和猪发出的声音；碗盘的声音；忙碌而迅疾的脚步声……种种声响，惊动了一个寻常的清晨。棉花被子是有些重量的，但很暖和，只有露在外面的脸庞冰凉。即使醒来也不愿意马上起身穿衣，躺在微亮的凌晨蓝光里，看着暗中火焰跳动的光亮，耳边交织着这些热闹却不喧杂的声音，心里只觉得非常寂静，又只觉得自己会失去这样的时刻。幼小时心里已有惆怅。

春天，种在庭院里的杏树开出花来，粉色花瓣洒落一地。夏初，栀子花一开上百朵，到了盛期，把花采下来分送给邻居。摆在房间里，别在衣服边，戴在头发上，都是那么香，喷喷的香。阳光剧烈的酷暑午后，从院子里悄悄走出来，来到大溪涧边上，踩着清凉溪水底下的鹅卵石，小鱼小虾盲目地撞到脚背上，用纱网捕捉它们。秋深，天空蓝得格外高远，空气也清冽。而冬天夜晚的大雪总是来得没有声息，清晨推开窗，才惊觉天地已经白茫茫一片。

大自然的美，从来都是丰盛端庄、郑重自持的。如同一种秩序，一种道理。

童年的我，有时躺在屋顶平台远眺高山，凝望遥不可及、高高在上的山顶边缘，对它们心怀向往，渴希望能够攀登到山顶，探索山的深处，想知道那里到底有些什么。可当站在山顶的时候，看到的依旧是这种深不可测的神秘。自然给予的威慑，它的寓意从无穷尽。

一个孩子拥有在乡村度过的童年，是幸会的际遇。无拘无束生活在天地之中，如同蓬勃生长的野草，生命力会格外旺盛。高山，田野，天地之间的这份坦然自若，与人世的动荡变更没有关联。一个人对土地和大自然怀有的感情，使他与世间保持微小而超脱的距离，会与别人不同。

评点。

童年，是一个人与世界初初相遇的时期，所经的一切必都将成为一生的影响。作者的童年与慈爱、勤劳的外祖父母有关，与富有生趣的四季美景有关，与无拘无束的畅想与憧憬有关，而这一切都源于自己的童年是在乡村度过的。所以作者由衷地感慨：一个孩子拥有在乡村度过的童年，是幸会的际遇。乡村，成为涵养人心智的圣地与乐土。

莫奈的调色盘

·肖复兴·



莫奈的故居在一个叫吉维尼的小村。

莫奈买下吉维尼这块地的时候，他的画卖得并不好，他只是把这块地种成了花园。有意思的是，莫奈住进吉维尼不久，画一下子卖得好了起来，声名鹊起，财源滚滚。莫奈又买了花园边上的另一块地，把它改造成了池塘，种了好多的睡莲，建起了那座有名的日本式的太古桥。他还成功地把流经吉维尼村外的塞纳河引进他的池塘。莫奈的吉维尼花园渐渐的和他的画一样有名。

莫奈花园里所有的花都是他亲自买来的，品种繁多，色彩缤纷，叫都叫不出名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花朵硕大的虞美人、鸢尾花和紫罗兰，它们都曾经是莫奈最爱的花。花园的主体建筑是个二层小楼，最漂亮的是花园后面的池塘。有几座小桥和花拱门可以进得池塘，一碧如洗的水上，睡莲的叶子静静地躺着。那座被莫奈不知道画了多少遍的日本太古桥，就在对面的柳枝摇曳掩映中矗立，和莫奈故居窗户和栏杆的颜色一样，也是翠绿色，浑然一体，妙自天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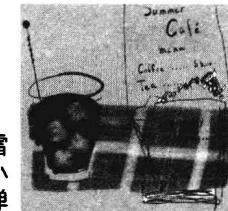
莫奈的老师欧仁·布封曾经这样教导莫奈：“当场直接画下来的任何东西，往往有一种你不可能在画室里找到的力量和用笔的生动性。”这个教导让莫奈一生受益。面对池塘和睡莲，有他的梦幻，更有他的心情和他写生时一丝不苟的认真和铁锚一般沉稳的持久。他并不完全凭仗印象，他同时相信室外写生时的力量和用笔的生动性。而这力量和生动性是池塘和睡莲给予他的，他才在大自然的万千变化中找到了艺术中鬼斧神工的魅力，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神性的睡莲。

吉维尼是晚年莫奈的调色盘。想来，这个调色盘，调的不仅仅是挥洒在画布上的颜色，也应该是艺术和人生的颜色。

评点。

莫奈的艺术来源于自然本身和他自身的敏感。他凭借敏锐的观察力，生动用笔，在光与影的碰撞中，成就了印象派艺术和人生独特的调色板。

小半生



· 雪小禅 ·

的确是小半生过来了。最快的东西一定是光阴，才青涩茫然，小试新春，转眼就秋天，柿红如霜。不喜热闹了，拣一个薄薄的清晨，一个人远行。

不特立独行了，一团喜气地活着，从前见了不喜的人半字不语，如今再不喜欢也会笑意相迎。实在是因为心态平和得似一湖秋水，不与人争得面红耳赤，时过境迁，对错无答案，春风笑过，三千赤壁都成过去，何况小小的争执？

与人交往，喜欢了清淡似水。把酒当歌的时代真的过去了，还彻夜长谈？不不，怕第二天眼睛红肿，还是及早休息。看一个无聊电视剧，一定不再骂里面的男女主角恶俗。偷得浮生，更愿意一个人吃一碗清汤面，对极力热情的酒友牌友说不。

终于学会了拒绝。

拒绝得这样浩荡。

再也不去无限地浪费光阴，再也不聚众扎堆人云亦云……小半生的光阴，积攒下来可以拣得的好时光真是少之又少，绝大多数，碌碌而为，戴无数面具，四处游荡——那不是我，那也是我。

生活真无情，比戏子更无情，把我们雕刻得人鬼不是，有的时候，“不真”倒成了一个境界。

有人问抗震小英雄林浩，问他给姚明当旗手威风不威风，我只记得这孩子天真的回答：没觉得威风，就觉得姚明比我高好多。

这是真话。真得让人喜欢。也只有年少，未经洗涤才有这样的真。大多时候，谎言连篇，无尽无休，用一个谎言遮盖另一个谎言——这种时候，人永远不嫌浪费精力与时间。直到有一天说了真话，自己都不好意思。

发酒疯的时候歇斯底里地说——我真是喜欢她呀，真是喜欢呀。第二天别人问起，一脸的谨慎：我说着玩呢，哪能当真？

时间赠人阅历的同时，一定把更无情的沧桑也随手相赠。

细数从前，那一日他大雪来访，站在楼下喊你名字，也真是年轻，居然穿了薄内衣就冲下楼去，不怕冷……那一天受了委屈，号啕大哭，打长途电话，一边说一边哽咽……现在，都不会了。

更喜欢安静了。越安静越好。

更喜欢朴素了，越朴素越好。先扔掉高跟鞋，忒累人的东西，不穿了。再把胭脂水粉扔掉一半，粉面朱颜有什么好？以后不负责讨好任何人了。

更喜欢清淡了。越清淡越好。从前炒菜，酱油和糖用得最多，总嫌不够香不够甜，吃了半年素之后，更喜欢清水煮莲子，那样的清香才更体贴人心。

更无所谓了。有人告诉，谁谁说你什么了。一笑，说去，随便，一脸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架势。嘴长

在他身上,让他说,你不会少一块。你的不在意,是大聪明大智慧,一切都会过去,一切终将过去,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更欢喜着一些细节的欢喜了——早晨的清雾,有薄蝉在窗上,红色翅膀,让人心动;晚霞落日,有远山如黛,在秋高的黄昏,是凡·高的油画一般,繁重而哲学,给她发一个短信,来,来看我的远山吧;提一捆俗绿的菜,悠然走着,这一把绿,用清水煮了凉拌,放上金银花黑木耳,可以用上芥末少许,新蒜味重,要用清水泡一下;约好了去看《图兰朵》,找那件蓝色华服配这场演出,那蓝像夜空,简直有点不像话了……

小半生的时候,放弃了一些东西,拾起了一些东西。

放弃了那些不必要的琐碎和细节,放弃了看起来华美实际上无用的装饰,拾起了那最素朴的最简单的一些生活方式。

不,不是颓迷了。只是不愿意再与自己交战,不愿意和生活好似不共戴天,而更愿意顺应光阴的河流,在里面做一个最凡俗的角色,歌唱,行走。

只是放松了。

卸下了身上很多包袱,那些名,那些利,那些斤斤计较和放不下,太沉了,一直背了这么多年。

才知卸下有多轻松。

就这样给自己减了负。股票赔了怕什么?可以等。即使全没了,还可以重新再来。爱情没了怕什么?这一生很长,爱情又不分年龄。孩子没上重点学校怕什么?鸡窝照样出凤凰。这次提拔人又没上去怕什么?做一个棵小草自然也有小草的快乐……不知道有多好,这样的自劝自娱,才是小半生过来的人才有的心态。

韶华光阴滚滚,他溜出众人猜拳喝酒的酒场,在旁边小店要了一碗清汤牛肉面,点一支小烟儿,一边抽一边吃着,真香啊。

——只有小半生过来的人,才知道,这样的偷得浮生,原来是最美。

评点 ·

有些道理,过了小半生才会了悟,有些体验,过了小半生才会拥有。所以人生的阶段中,各有各的味道,各有各的美。

最慢是离别

刘文



高中的时候,全班曾在台上一起唱过一首《那些花儿》。时隔多年的同学聚会上,酒过三巡,依然可以哼唱出那熟悉的曲调。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

我还记得站在沙坑面前时那忐忑的心情。我每次运动会都参加三级跳远,便也有了借口可以随意差遣小怡和萌萌。她们一个抱着我的衣服,一个拿着葡萄糖饮料和德芙巧克力,看着我压腿,测量步伐,试跳。她们说她们放弃了看校草比赛篮球,巴巴地跑来这里伺候我,裁判哨响的那一刹那我看到她们比了一个“跳不好你就死定了”的手势。我张开双腿奔跑起来,刘海被两旁呼啸的风放到眼前,只能眯起眼

睛。身体腾空而起的时候我听到赞叹的惊呼，而爬起来拍沙子的时候，远远听到我们班的场地里传来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我谈不上有多喜欢我的班级，那个所谓的“教改班”被我们戏称为“劳改班”。语文老师长得像蝙蝠；班级里怎么找都找不出帅哥；普通班去春游的时候我们要准备数学竞赛，我们几个女孩子总是叽叽喳喳趁仅有的午休时间抱怨不休。

直到彻底告别，我才发现，原来这样简单的每天都是单纯重复的安稳生活，今后可能再也不会有了。恍惚间发现，原来很多东西，要经年之后才能明白，当初的一次挥手就是永别，难免会有几多歉歎。

我记得罗马许愿泉的那个传说。如果右手执著硬币，越过左肩抛入池中，就可以重新回到罗马。重逢，或者重临，都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啊。

我走得越远，越明白现时的每分每秒都很珍贵。因为，它们都将会是脑海中，那唯一的记忆。我开始发誓要过真正潇洒的生活：有梦想的话，就无论如何拼尽一切努力去实现；想要旅行，就收拾行囊独自上路；喜欢上哪个人，就好好珍惜在他身边的每一次呼吸。我认真对待每一餐饭，每一次出行，每一份工作，每一次际遇。我甚至放弃了减肥计划，因为我想要在旅行的时候，敞开肚子品尝美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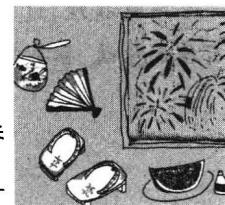
慢慢的，我变得内心充盈丰沛，再无常的离别，也能够安之若素。

原来最慢是离别。

评点 .

最慢是离别，因为临别，才会懂得酒浓、情重。所经的时光转眼已成云烟，过去的哪怕是最平淡的一刻也因此定格为永远的记忆。所以，离别最慢。

另一种珍爱



曾读过一篇小说《绿墨水》，讲一位慈父为使女儿有勇气面对生活而借她同班男生的名义给她写匿名求爱信的故事。感动之余我忽然想到，人真是太脆弱了，似乎总是需要通过别人的语言和感情才能肯定自己热爱自己。如果有一天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去关怀你爱护你倾听你鼓励你——人生中必定会有这样的时刻，你怎么办呢？

我深深记着一位老音乐家辛酸的逸事。他在“文革”中被下放到农村为牲口铡了整整七年的草。等他平反回来，人们惊奇地发现他并没有憔悴衰老。他笑道：怎么会老呢？每天铡草我都会按4/4拍铡的。为此，我爱上了这位不著名的音乐家和他的作品，他懂得怎样拯救自己和爱自己。

我同样深深记着另一位音乐家——杰出的女钢琴家顾圣婴。我不止一次为她扼腕叹息。她在“文革”初期自杀了。我知道她不是不爱自己，而是太爱——爱到了溺爱的程度。音乐使她飘逸空灵清丽秀美，可当美好的东西被践踏的时候，她便毁了自己。

为什么不学会爱自己呢？

学会爱自己，不是让我们自我姑息，自我放纵，而是要我们学会勤于律己和矫正自己。毕竟这一生总有许多时候没有人督促我们指导我们告诫我们叮咛我们，即使是最亲爱的父母和最真诚的朋友也不会永远伴随我们。

学会爱自己。不是让我们虐待自己苛求自己，而是让我们在最痛楚无助最孤立无援的时候，在我们独立支撑着人生的苦难没有一个人能为我们分担的时候——我们要学会自己送自己一枝鲜花，自己给自己一个明媚的笑容。然后，怀着美好的愿望活下去，坚韧地走过一个又一个鸟声如洗的清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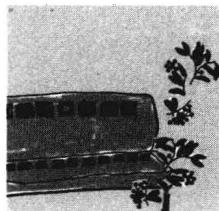
学会爱自己。这不是一种羞耻，而是一种光荣。因为这并非出于一种夜郎自大的无知和狭隘，而是源于对生命本身的崇尚和珍重。这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更为丰满更为健康，让我们的灵魂更自由更强壮，让我们在无房可居的时候，建造出我们自己的宫殿，成为自己精神家园的人。

学会爱自己，才会真正懂得爱这个世界。

评点。

爱自己不是自私，是源于对生命本身的崇尚和珍重，这样当有一天我们所爱的人或爱我们的人离开了，我们也不至于六神无主、天塌地陷。而且只有爱自己，让自己坚强独立，我们才能更好地去爱别人。

冒 | 险



天色苍白。有漫卷而寂寥的云。朝南山头开满红花，人走过，鞋子染上妖娆的红边。走得多了，鞋子仿佛真就成了红色。踏过花的你，花的声色香。

你踏出的冒险，已经过了366天，为的是宝藏或城市的废墟，后者被一座火山怜爱地圈在脚下。又或者你为了去找一段真爱情。当然这个理由甚至比不得去听听冰川崩塌的声音更动人。你知道冰川崩塌的声音吗？其实我也不知道，只是想象它。极地的寒冷成就天地，深邃的海洋在那里一片墨蓝，然后是冰川崩裂，由点到线，轰隆巨响，北面的山脊突然消失。短短几分钟的事。

在你走过大裂谷的时候，你希望有一头小毛驴，火烧了云，天空却依旧。在这个时候，我穿过一条城市的马路，左手是便利店，右手是不知名的新建公园，种的多半是梧桐树，会结出毛茸茸的硬果子。我们的脚步声重叠在一起。而你正在冒险。

你的出发有时借助飞机的翅膀，坐很长时间后，小腿会开始肿胀。那是血管因为空虚而生气吧？它们挤成一团，顶着皮肉和胫骨。它们已经习惯了行走。行走在冒险里，鞋底留下花叶和蚂蚁的尸身。你低头下去揉搓它们，收效甚微。

想要见见真正的草原，在蒙古，在澳洲，在瑞士或随便哪里都行，只要是真正的。我对你说过，绿是及腰的诗意，什么无知妄想都——化成透明的尘埃。白色的野花点缀在看不见的深处，那都是爱。

我想象你走到了哪里。一只粗暴的非洲象在面包树下堵住你的去路，电影里有人身手矫健想尽方法